

正见周刊



岁末已近，2024 年新年即将到来，12 月 17 日来自屏东县各乡镇的部份法轮功学员，齐聚在潮庄镇林后四林平地森林园区，向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拜早年，他们双手合十，齐声高颂“恭祝师尊新年好”，以表达心中的祝福与感恩。

第 1113 期

2023 年 12 月 19 日

目 录

正见新闻

- 神韵 2024 演季覆盖大纽约地区五城逾 30 场 /3
 国际人权日 44 国法轮功学员递交迫害名单 /3

正念正行

- 我在看守所的 20 个日日夜夜 /4

修炼体悟

- 迷恋手机之危害 /9
 走出魔难，利用法律反迫害 /15
 找回昔日同修 /26
 病业假象之我见 /28
 修去难以察觉的私 /29

神传文化

- 医不自医 /31

治病呢？很多得道高人都是可以治病。他们都经过修行，得到一个纯净无漏，无病无灾的身体。以这样的身体为标准，对病人进行检测，病人身体的每个分子，每粒原子的运行状态都可以检测，极微观的致病因素都能检测。甚至跨越时空，远在千里之外也能治，能诊断病人的前世今生的罪业和苦难。治疗方法也就更不走寻常路，而且包治百病。

道家讲，人体就是小宇宙。真正修行觉悟者的身体是不是个宇宙呢？以宇宙为标准来给人治病，那不就是最高标准吗？以宇宙为标准，可以帮助无数神佛过关度难呢。

医不自医，其实就是中医的诊治的基准的问题。中医以人体为标准，是非常高深的，也是神奇的，妙不可言的。

务能力，但是最根本的还是医生的道行。

道行因人而异，不同的中医师的诊断结果也是千差万别的。西医依赖于设备，随着科技设备越来越先进，西医检测的几个指标也越来越高。而现代的很多中医师，根本不相信道和德，自身被七情六欲严重伤害了，也没有什么道行。现在人的生活普遍杂散乱，不能严格要求自己，自身的标准，还不如西医呢。至少西医设备检测的几个技术指标还是高精度，非常准确可靠。

道行高的医生，身体健康的程度要高于一般人，检测的标准也高，诊断的非常细微。按照科学来讲，就是检测灵敏度更高，分辨率更高，准确性更高，检测的指标更全面。

过去的中医师，对生活方方面面都有严格的自我要求，很少有穷奢极欲，贪图酒色财气的。多数都是仙风道骨，温文尔雅。一些名医，都有非常高的道行，他们的身体也非常干净，超脱世俗。以这样的身体作为标准，病人的身体的各个部位，各个器官，各条经络，的异常都可以检测。五脏六腑的病态都可以检测出来，以及病人的身体，在各种环境的改变，四时八节的轮换，都有相应的体现。甚至可以预先感知，药物的药性在身体中的各种运行状态。

扁鹊、华佗、董奉等的身体都是有神通的，不仅可以感知，而且可以直接透视。病人的每个器官，每个细胞的异常都可能会被发现。有人讲，周围的人哪里疼，自己也会那里疼，很敏感。身体到了这个地步的医生，就可能有这种能力。两个人刚见面，不需要望闻问切，就知道病人的身体哪地方出问题了。一碰面，两者身体之间，自动进行比对。中医以这么高的标准来诊治病人，基准实在太高了，各种神奇的诊治效果，远非现代的西医可比。

道行可以通过修行得到提高，中医来自道，中医中包含着很多修行的知识。孙悟空和济公都没有学过医，为什么能

正见新闻

神韵 2024 演季覆盖大纽约地区五城逾 30 场



神韵艺术团 2024 年演季将于 12 月 22 日在日本拉开帷幕。大纽约地区将于明年 3—5 月迎来数十场演出。很多人翘首以待神韵的到来。

圣诞节与元旦新年期间，欧洲英国、意大利，亚洲日本以及美国五个州的神韵演出同时展开。美国首场神韵晚会在德州休斯顿和佛州劳德代尔堡，美国东部的首场演出将在波士顿上演。

国际人权日 44 国法轮功学员递交迫害名单

今年的国际人权日前后，44 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将新一组迫害者名单递交到各国政府，要求依法对恶人实施制裁，包括：迫害者及其家属禁止入境、冻结资产等。

法轮大法信息中心发言人张而平：“包括美国、加拿大、英国、欧盟的全部 27 个国家，递交了侵犯法轮功人权的中共官员名单。这个名单主要是要求对他们进行制裁，包括经济和入境等等方面。”

这份最新的迫害者名单涉及各个地区、各个行业、各级中共官员。

其中包括：张高丽、景俊海、陈润儿、李毅、尹伊君、冯韶慧、商小云、王兴于、王慧梅、吴国庆、王新华、张文阁、薛世谦、封光。

我在看守所的 20 个日日夜夜

大陆大法弟子 凌羽

发挥主角作用

一次讲真相时，我被恶人举报，关进看守所，刚进去时，脑袋迷迷糊糊，像被控制，虽然也发正念，但力度小。两天后，梦中点化：一个大火球从天而降，黑烟翻滚，人们四处逃窜。我悟到：师父让我高密度发正念。于是我立掌：“彻底清除看守所迫害大法弟子的一切邪恶，解体办案警察背后一切黑手烂鬼！让正的因素发挥强大作用！”

狱警见我立掌，骂我、吼我，要收拾我。我心一横！绝食，以死抗争。

所长怕担责任，把我叫去，问有什么要求？我说：第一：无罪释放；第二：给我纸笔，写申诉材料；第三：允许我炼功发正念。他把办案警察找来，答复是：“头一条不行，我们做不了主，后两条行。”

从此，我堂堂正正炼功和发正念，每小时差不多发 40 分钟正念，一天发十几小时，灭尽看守所另外空间邪恶因素！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打入狱警和办案人脑子里，不准案子往下发展，感觉干扰越来越少。

一次副所长查号时，见我炼功，就说：“你到监控死角去炼，上面来人看到不好。”我说：“那不行，我得堂堂正正炼。”他转身走了。又一次，所长夜间查号，可能他在监控里看我很久了，从傍晚到夜间 12 点，我一直立掌，他以为我在炼功，就叫着我的名字，说：“你太累啦，歇歇吧，睡一觉再炼。”我感到他声音和蔼，就说：“所长，你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我们大法弟子被关押在这里，都是为救你们的。”他点着头，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忍

宜，针灸都不需要药费。西医医院，那么多高级的专业人士共同协作，能不贵吗？至少，中医不需要昂贵的设备和昂贵的检测费用。

第三就是，环境适应性。病员和医生，同处同样的地理环境，同样春夏秋冬四季变化，同样的自然环境，两者身体之间的状态差异，形成强烈的对比，容易诊断。西医的检测设备多数处于空调房间，无论寒冬酷暑，始终保持在 25° 左右的室温。一个人，大热天从外面进医院，没病也可能被检测为体温超高。大老远，匆匆忙忙，车马劳累，赶到医院，各项指标可能早就发生变化了。

第四就是检测的因素更多。西医的指标有：血压，血糖，体温等仪器检测的指标，虽然现在的医院非常高级，技术设备非常先进，各种指标类型也是非常有限的，主要的检测指标一般不足百个吧。

人体有多少状态啊？人体的状态，在精气神，五脏六腑，四肢五官，言行举止各个方面，都有细微微妙的表现。中医的指标多的去了。现在的中医院也讲血压之类的，其实是中医在现代被严重破坏了，连标准都被西医同化了。以人体作为标准，才可以全面的检测人体的全方位的状态。虽然说西医的指标也是根据人群统计的，但是这些指标是静态的，范围很宽，缺乏动态，缺乏环境的适应性，以及各个病症的具体的针对性。比如说，血在身体内的运行，西医认为在哪里都是一样的，血血平等，都是营养，蛋白质。中医认为五脏六腑的血是不一样的，五行之间相生相克，相辅相成，是动态的。由看得见血液，器官，细胞，以至于微观、更微观，升华为精、气、神的方方面面。中医的检测因素远远多于西医。

第五与道有关。中医基于五行学说，五行与道家密切相关。讲究医生的修养和道行。虽然阅历和经验，能够提高业

首先确保检测的基准是可靠的。机修工在检修设备的时候，遇到复杂的故障，都会找一台好的设备。把好的设备，和坏的设备之间的各个零部件，各个要点的工作参数，进行逐一对比，就会快速找到故障。如果能把病员的身体的状态以及精气神的状态，和健康者的身体进行对比，能够快速的找出病因。一些微小的变化，都能够发现，就容易诊断，可以准确进行治疗。医生自身的身体就是最熟悉最好用的基准。

可是，医生来给自己诊治，自己的身体那个部位有病了，那个部位的基准也就坏了。以一个有病的标准来检测，就没有办法检测细微的症状差异了。如果医院的检测设备坏了，还能检测吗？检测的精度也满足不了要求啊，出来的结果能有效吗？

如果医生和病员是亲人，亲人之间，有同脉同象的问题。至亲之间，由于血缘关系，长年累月生活在一起，生活习惯也相似。现代医学发现，血亲之间是有各种奇奇怪怪的遗传病的，非血亲之间的亲密关系会有传染病。如果医生和病员的面相、脉象等都有很大的相似性，有些病的症状的细微变化，就很难检测。不能诊断病症，怎么对症下药呢？所以中医的医生，也很难给亲人治某些病。

以医生身体作为标准有什么好处呢？

第一就是方便。医生在哪里，都可以诊断；到哪里，哪里就是医院。医生可以独立工作，一个医生就可以是一个医院。西医必须是固定的地点，西医的设备多大啊？怎么移动？没有电还不能工作。需要很多种专业精深熟练的技术人员配套，汇聚在一起，相互分工合作，才能医治。

第二就是便宜。以人体为基准，哪个部位异常，哪个经脉异常，一对比就出来了。容易找到病根，能够对症下药。有些病，在最关键的地方疏导一下就可以了，无需过度用药。另外药物在身体各部位的反应也可以体察。中药也很便

好”走了。

除了发正念外，我就给号里人讲大法好，讲天安门自焚造假……有个小姑娘，我背《洪吟》和《论语》时，她也跟着学。我给她做了三退，没几天她就出去了。我对号里人说：“信大法得福报，你们都信吧。”可是，有个中年妇女不信，她是“二进宫”，威胁我说：“在这里你得听我的，不然你的事我报告去。”我警告她：“我是救人的，你这样做会遭恶报的。”她说：“我才不信呢。”

旁边有人说：“你真胆大，敢动她？”我说：“一正压百邪，警察都不怕，怎么会怕她呢？”没过三天，不知为啥事，狱警把她好个电，她跪地直求饶。我对她说：“头上三尺有神灵，以后别说大法坏话了。”这次她服了。我感到，号里人虽然行为垃圾，但生命深处都是佛性，我珍惜她们，不厌其烦讲大法真相，希望能得救。

我写的申诉材料被传看

看守所给我一间屋子，上午写申诉材料。

我写：我曾是被殃子，七天输一次液，吃药无数，家里钱几乎换成医疗费，学大法后没吃过一片药，没打过一次针，我受益了，让村里人也来学，我有错吗？

我写：得法前我脾气不好，没人敢惹我，修大法后能为别人着想，不伤害别人，我邪吗？真善忍哪个字是邪的？

我写：我是村里养殖户，日子红火，报纸宣传过我，电视台做过专题节目，我是政府树立的典型。迫害大法后我被非法判7年，儿子12岁辍学，去给亲戚放羊、打柴，穿着大人衣服裤子，头发很长没人给剪，家散了，牲口跑光了。我从监狱回来时，院子里长满荒草，房子漏了，土地荒了，一家四口人很长时间一个月生活费50元，警察还经常骚扰。

我写：天安门自焚伪案……

我写：信仰不违背《宪法》……

我让狱警和办案警察看我写的申诉材料，希望他们能得救。

我每次经过走廊时，碰见送饭的、送水的、狱警、勤杂工，我都给他们说“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抱着救他们的心，啥也不怕。路过三个男监室时，我放慢脚步，给他们讲大法真相。开始他们不吱声，有的还骂我。我坚信，我的正念一定能救了他们。我说：“大哥们，姐妹们，我师父让我救你们来啦，别失去被救度机缘，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后来我路过男监室时，他们都齐刷刷看着我，眼神是敬佩的，有人竖起大拇指；小声说：“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我为这些生命得救高兴。又过了几天，我刚喊“法轮大法”，还没喊“好”，他们齐声大喊：“好！”我喊“真善忍”，他们齐声喊：“好！”我喊前半句，他们喊后个字，配合默契，声音震撼整个看守所。

所长和狱警不知发生什么事，都跑过来看，一看是我，很生气：“知道好就行了，喊什么？”我说：“那不行，得让大家得福报。”我又喊了起来，所长往回走时，也自言自语说：“真善忍好，法轮大法好。”

遇事为别人着想

看守所的环境很苦，我用大法要求自己，遇事为别人着想，把号里人看成是可贵众生，尊敬她们，体谅她们，尽量帮她们。该我值日时，我把窗台、门口、墙角、床下，边边角角擦拭很干净，不糊弄。值夜班时，都不愿值3点班，我说：“我值。”这是全球炼功时间。睡觉前，大伙都抢床位，我不抢，站在地上，等别人抢完了，我找个空隙将就一下就行了。

除！感觉心里很轻松。

一点浅显体会。

神传文化

医不自医

邓英士

中国古代，流传一句话，医不自医。就是医生不能给自己治病，甚至医生也不能给自己的亲人治病。这里说的是中医，病也不是简单的病症，一般都是比较复杂的。症状明显的病可以自己调养，但是复杂微妙的病是自己治不了的，无论自己的医术再高，也很难给自己治。

我们当地，清朝末年之后，有个很有名的医生，他的宝贝儿子得了重病，自己屡治不好。到外地请医生，最后也没来得及，他儿子年纪轻轻的就去世了。周围人笑话他，你自己是有名的医生，怎么把亲儿子治死了呢？但是他给别人治病有很多成绩，享有盛誉。

中医有“医不自医”的说法。西医没有这样的说法，只要自己的医术够高，自己拍片自己诊断开方吃药，是常有的事，何况亲人？

为什么，中医讲，医不自医呢？这和中医的原理有关系。中医讲望闻问切，比如切脉，基本的脉象都可以切，可是脉象的浮沉轻滑的细微差异，各个医生的判断结果是不完全一样的，对病理推断和诊治也会造成因人而异。中医的望闻问切等等，都是以医生自己的身体作为基准。西医是以仪器检测的指标作为基准。这是根本性的差异。

中医以医生自身的身体作为基准，来感知，来检测病员的各种状态。医生在出诊的时候，都要平心静气，先把自己的身体稳定下来。就像精密测量仪器启动时候的自检一样，

如果不是师父点化，这颗心我很难意识到，表现是：有同修到我店里时，我总是热情送点小东西，都是幼儿园和小学生用品，我知道同修家有孙子或外孙子，就让同修带回家给孩子用。同修不要，我硬给拿，同修要给钱，我说：“厂家送的样品，不要钱。”其实有的是样品，有的不是，是自己搭钱给同修。

近日，师父梦中点化：在我老家后院，我把两只鸡往窝里赶，母亲为一件什么事埋怨我：“白送人家那么多东西干啥？”我说：“以后求人家办事，价值比这大，要不以后办事你找人去。”母亲不吱声。

醒后我悟到：“母亲（勿亲），不要陷在同修情中，去掉私。我想了一下，我送东西都是有一技之长的同修，比如：水暖工、电焊工、防水工、电工……为什么送给这些人呢？因为我有几处库房，每年要维修，雇社会上人价码高，怕被宰，同修有这个技术，现成的，把关系搞好了，用时方便。以前，我没察觉到这种做法有啥不对，师父点化我悟到，这种行为是私：先铺路，把人交透了，有事求同修干活时痛快，小活不会收费，同修欠我人情呢；大活收费也不会高，路铺过了，里外不吃亏。这种做法是狡猾的常人处事观念，常人就这样，看谁有用或要提拔了，先拉关系，套近乎，把路铺好。

这颗心我一直很重，对有技能同修格外热情，偶尔还请吃饭，这是心不正，利用同修谋私，是利益心、贪心，私心。同修之间应该堂堂正正，做到无情无私，不管谁有什么特长、技能，都是平等的，要比学比修，相互促进。求同修干活时，要本着一个原则：“公平交易，把心摆正。”

（《转法轮》），给钱和收费都要体现出公平，要符合常人状态，别在私与情中打转。梦中“鸡”是急于去掉之意，正法到最后了，发现人心赶快去掉！认识到后，我发正念清

每顿饭给两块掺糠玉米面发糕，两根咸菜条，有人不够吃，我省下一块给她们。开水是很珍贵的，一次给那点还不够吃药的，我省下一点给她们。

号里人很亲近我，说我善。我说：“以前我也不这样，是大法改变了我，如果你们不被恶党无神论毒害，能信神，相信善恶有报，能来这里吗？”

向内找，我找出许多漏洞：大法资料没少发，把做事当成修炼；我被非法判刑7年，吃苦无数，回来后能融入整体，也算不错了；自我很强，不让人说；儿子辍学，至今没成家，成了我心病；对丈夫经常发脾气，每次他都让着我；娘家的傻哥哥住我家，我嫌他脏，常吼他，他人脏心不脏，住我家是法缘，我应该帮他得法；丈夫跑三轮，我做保姆，日子渐好，可我想赚大钱心切……

想着想着，我落泪了，我人心这么多，邪恶怎能不钻空子呢？我对师父说：“师尊，弟子错了，弟子一定改。”我在心里给丈夫道歉、给儿子道歉、给傻哥哥道歉、给同修道歉……请他们原谅。我在心里跟旧势力说：“虽然我修的差，但我不归你们管，归我师父管，你们安排一切我都不承认，彻底否认铲除。”我发正念清除旧势力迫害因素。期间，警察三次补材料，给我凑证据。每次都诱供、恐吓，如果不吱声，就记上“默认”。我一概否定：“不知道。”问啥都“不知道！”警察没办法，骂骂咧咧。

检察院也非法提审我三次，我发正念清除另外空间操纵他们的邪恶因素，明显感觉案情向好的方向发展。

最后一次，女检察官问我：“你是家里主要劳动力吧？”我说：“是。”她说：“你在这里，家里咋办？”我说：“都扔了，回不去了。”她说：“你咋知道回不去呢？”我意识到这念不对，这是对迫害承认，立刻在心里否认。

她问：“你家大锅（新唐人电视）谁给按的？”我说：“大街墙上有电话，花钱安的。”

她问：“多少钱？”我说：“600。”

她说：“没那么贵，写300吧。”

她问：“光盘每种一二张，是自己看的吧？不然不会每种只一二张？”我感觉在暗示我。

我说：“是呀，是自己看的。”

她说：“自己看的不能算证据。”

第20天清晨，我作个梦：江魔头死了，一个女人扯着我往外走，到操场上，她说：“快发正念呀，让正的因素起作用。”

我悟到：师父让我回家了。我对号里人说：“我要走了，你们谁有捎信的告诉我。”

众人大惊，纷纷问：“你咋知道？”

我说了梦中点化，大家笑了：“竟瞎扯，作个梦就能出去，哪有这么简单的？”

我说：“我做梦跟别人不一样，是神点化，不信你们等着看，今天是周五，今天没信，下周一保证有信。”我没有放松，继续发正念，让正的因素起绝对作用。

傍晚，一个狱警喊我名字：“收拾东西，回家。”

号里人愣了：“你作梦真灵呀！”大家围着我，说：“你是好人，真是好人。”有的说：“我出去也学法轮功。”我说：“你们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她们纷纷点头。

跨出监号铁门，我大声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从走廊一直喊到院子。

所长说：“自从你来了，就没消停过，别喊了，我们都知道了。”我又喊了几遍，场面很震撼，眼神是佩服的。

法好真善忍好”我不停的念着，也不知道念了多少遍，似醒非醒时看到，好像是嗓子头上有三块黑棉絮样东西，外面的一块好像是白线头，觉的一只手把白线头揪出来了，我觉的好了，我试着咽唾液，不疼了。第二天早上起来我的疫病全好了，这是师父给我拿掉的，谢谢师父！

脑梗好了

我不能按大法弟子严格要求自己，把自己混同常人了，我参加了书法学习班，每天按时完成作业，我的左眼下垂，睁不开了。走路有点踮脚，越来越慢。吃饭拿不住碗，一连摔了三个碗，这是脑梗的表现。我到医院住院了，做核磁共振一查，片子上脑内有梗死病灶，大夫说我得脑梗了。

当时我忘记自己是大法弟子，就认为是常人的脑梗了，大夫怎么治就怎么治吧。输液，吃药，这样在医院住了五天，大夫就让我出院了，回家后的当天，同修D就来找我交流，同修D说，修炼人是没有病的，脑梗是旧势力的迫害，是病业假象，我们只要坚信师父坚信法，师父会把你的病很快拿掉的，很快会恢复健康的。

我豁然开朗。师父我错了，我立即就改，从新修炼。一，清理佛堂，佛堂的墙上只挂师父的法像，屋里的报纸全拿走了。很多书法书籍也拿到了别的屋里，我只信师父，只听师父的。二，每天学法一讲。三，每天做一遍五套功法。每天发三次正念。发现自己哪里不对立即向师父忏悔。有时间就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我这样做着，很快十天过去了我的眼睁开了，走路快多了，我的脑梗好了。

谢谢师父！

修去难以察觉的私

大陆大法弟子

正法，让师父多一些欣慰，少一些操劳是我们共同的心愿！
惟愿师尊笑！！

病业假象之我见

大陆大法弟子

大法弟子是无病的，因为一开始师父就为我们清理了身体，所谓病业假象，是因为我们有漏，让旧势力钻了空子，把我们身上的业力转化为病放在我们身上，我们就像是得了病，大法弟子把它叫病业假象。只要我们坚定的信师信法，师父会把我们的病拿掉的，我们会很快恢复健康的。

带状疱疹病业假象

三年前，我们这里在老年男性中流行着带状疱疹，很疼，很多人住院了。有一天，我看了看自己的腰部，有疱疹，自己也得了带状疱疹。我想，我是修大法的，病毒进不了我的身体，这是带状疱疹病业假象，这是旧势力对我的迫害。我看着疱疹立即念到：法正乾坤，邪恶全灭。法正天地，现世现报，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我反复念着，我该干什么还干什么，也没觉的怎么疼，这样过了七天，我腰上的疱疹全都好了。

疫病很快好了

突然中共放松管控，阳的人很多，我的儿子，女儿，老伴都阳了，因为我是炼法轮大法的，一直安然无恙。我产生了自豪感，旧势力抓住了我的执着心，到了晚上就开始咳嗽，过了一会儿，开始嗓子疼，越疼越厉害，后来咽唾液就象刀割一样实在疼痛。我急忙求师父，让疼痛减轻一些。

我知道这是旧势力对我的迫害，我内视嗓子，开始不停念着：“法正乾坤 邪恶全灭，法正天地 现世现报，法轮大

后记

警察开车把我送到村口，说：“下车吧，那段路你自己走。”

我说：“为啥？”

他说：“把你弄进去又送回来，村里人怎么看我们？”

我说：“送我回家是合情合理的，我不下车。”大法弟子得有尊严。

到了家门口，警察对我儿子说：“你妈把人都救了，很了不起。”回头又对我说：“你很伟大，还得出车接你。”

感恩师父一路慈悲呵护，弟子叩拜师尊！

合十

修炼体悟

迷恋手机之危害

大陆大法弟子

手机在人类的末法末劫中出现，它替代了电脑、电视、钱币、书信等，虽然使人们联系方便，却也拉开人们心灵之间的距离，常人因为看手机工作不认真、家务不愿意干、老人不愿意关心、子女没有耐心去教育等等，学生玩手机经常沉迷在虚幻的游戏中、各种充满好勇斗狠、色情糜烂的小说中不能自拔，致使人生价值观也变得越来越变异，学校的教师也都说现在的学生一代不如一代，作为一个有识之士他都知道不能去玩手机，他就是鸦片，祸害人类的精神鸦片。

作为大法弟子就更不能玩手机，我经常使用的是非智能手机，也有一部智能手机，虽然智能手机不经常携带，但一回到家中就立即拿起看视频、小说、购物，一天按两个小时计算，一个月就是六十个小时，那么一年是七百二十个小

时，其实何止啊！这么多的时间白白地溜走，多可惜。耽误了我做家务等等，也严重的干扰了我做好三件事，在学法时大脑有时还反映看过的一些零零碎碎的内容，甚至过了发正念的时间也不去补上。

就这样我的左眼瞳孔偶然出现了一个细的黑圈，就像一个圈一样，挥之不去，飘在眼前，看东西就像透过玻璃去看一样，眼底有时也会疼痛，一个念头随之出现，有一个念头直打脑中这就是眼压高，眼底出血。这念头一闪，随即我清醒了，我意识到不对。我不是大夫我咋知道这是什么病？我是大法弟子，从我修炼的那天起我的命运师父就给改变了，我有漏我在修炼中归正，也绝不允许任何生命、任何旧势力利用，从而迫害我，我和那个参与迫害我左眼的灵体说：如果我欠你的，我还，我还不了，还有我师父管呢，第一、绝不允许你干扰我学法，第二、不允许你影响我生活安全。

我知道这是我执着看手机出现的干扰，但依然没有放下手机，左眼出现的圈，在一次学法中被师父移到了偏一点的位置，虽然还有，但影响也不太大，直到近日和几位同修切磋，因看手机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干扰，严重迫害同修的身体，我才猛醒。下决心去掉这个迫害人的、旧势力利用它干扰修炼人做好三件事、迫害同修坚定正念、阻碍大法弟子助师正法的败物。放弃微信，放下手机。

大法修炼是严肃的，旧势力在虎视眈眈的盯着每位大法弟子，千里筑坝，不能毁之一溃，多年修炼不能毁于手机。现在的人，走路看，吃饭看睡觉也看，作为修炼人不能随波逐流，随着道德下滑，太危险了。在正法即将结束的最后，归正自己修炼的路，去掉任何执着，任何漏。在师尊给我们铺垫好的路上奋起直追。和同修比学比修，走师尊安排的路，戒掉手机这个瘾好，把大量的时间用来学法、救人。达到修炼人的标准圆满随师还，回归美好的天国世界。

生后都感到很遗憾。那时师父的三篇新经文都已经发表了，如果附近的同修能悟到的话，如果同修正念强应该主动找他去，使他走回来，可实际呢，人家来找大法书，我们都没给。假如周围的同修做得好，就不会现在成为永远的遗憾了，这里没有指责同修之意，想通过这件事总结经验教训，认识到帮助昔日同修的重要性，让更多的同修认识到时间真的很紧迫，同时旧势力也在跟大法弟子抢人。

师父的法讲到这一步，正法进程就已经推到这一步，那么我们大法弟子就得紧跟到这一步，师父的法讲到哪我们就应该做到哪，不折不扣的做，是实实在在的修，所以那些放弃修炼至今没有走回来的昔日同修都处于危险之中。

这部分人数也不在少数，你想修就修，你不想修就不修了，那是不行的，再说只想在大法中得到好处而不想付出的，在正法理中也是说不过去的，请同修帮助昔日同修认识提高上来，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师父说：“一旦失去机会，六道中轮回何时再得人身！机缘只有一次，放不下的梦幻一过，方知失去的是什么。”（《精進要旨》-〈退休再炼〉）

师父经文发表后，一名女同修在蔬菜大棚里打工摘豆角，正好和她对垄是昔日的女学员，同修告诉她来新经文了，简单的介绍两句。她先说不看，不大一会儿就说，你咋不给我揣来呢！第二天昔日的女学员乐呵呵的把经文带回家，后来再也没来干活。师父慈悲，不想落下一个弟子，巧妙的安排让同修能得到法。

从法中我们都知道，大法弟子都是签约而来的，不兑现誓约都处于危险之中，找回昔日同修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把他们从危险中拽上来，也是我们修炼的一部分，我们本来成就的就是为他的生命，让我们一起努力做好这项工作，把昔日同修找回来，回到正法修炼中来和我们一起助师

感谢公义论坛同修的耐心指导，感谢在需要帮助时事无巨细的帮助我的同修们，让我们共同精進，共同制止迫害，救度众生。

找回昔日同修

东北大法弟子

学完师父的三篇新经文以后，有的同修做得很好，拿着师父的新经文去找昔日同修，和他们一起学，和他们交流我们能得到大法的不易，能成为大法弟子的荣幸，让昔日同修认识到我们是与师父创世主签过约的，用生命做保证要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是具有巨大使命和责任的，是不能毁约的。

师父在新经文《大法修炼是严肃的》中讲：“在此我告诉那些人：当初你能走进来，就已经用生命签过约了。无论年龄大小，过去的时日长短，誓约可是严肃的。也就是说，说自己不修的，离开大法无论早期的还是近期的，修不修都得兑现誓约。当初想成为宇宙大法正法时期的大法徒，是非常非常严肃的。这是生命重大的选择，而且是用生命签的誓约！你说修就修，你说不修就不修？岂能容人拿宇宙重大责任、拿神、拿创世主开玩笑！一旦签了誓约就必须兑现！”

昔日同修也曾经是师父的直系之亲，否则是当不上大法弟子的，只是被常人社会的大染缸给拖下去了，迷在常人中了，他们是最危险的。

我地有位昔日男同修在早些年一家三口都曾经被劳教迫害过，回来后都放弃修炼不学了，妻子邪悟了。在今年九月份下了一场冰雹，曾经的男学员干瓦匠活下班回家在路上当场被冰雹砸死，而在出事之前，他曾向同村的同修请大法书，还想学，同村的同修没给他，怕他妻子给举报，事情发

认清“干扰救度众生”的思想和言行

大法弟子

师父在新经文《正确对待师父家人》中讲：“但是作为当今人类的一员，特别是作为大法弟子的一员，有两点绝不能做：一是欺师！二是干扰救度众生！因为这是生命留去的根本界限。碰一碰都不行！”

我通过反思，认识自己过去的许多“干扰救度众生”的思维及言行，很多是在无意中造成了干扰作用。现曝光如下，希望同修们也引以为戒：

嫉妒心导致的干扰

过去在一个项目里，自己做的节目又多又快，受到同修们称赞，当时，看到自己的节目就有种荣耀感，看到其他人的节目居然心里不是滋味。其实是嫉妒心，这颗心就希望自己好，恨不得别人都不好，如果真是这样，项目还能有救人的力度吗？这是不是等于思想中在干扰救度众生？虽然没有言行，但思想也是物质啊，不知道在另外空间起到什么样的负面作用了。

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比如，听到别人劝退数量多也不是滋味、感到有压力，听到别人的孩子比自己孩子更精進也不是滋味，反正就是，凡事都不希望被人超过，自己心里与同修的成绩经常是一种对立的心态。

这样的心态其实就在思想中干扰救度众生了。别人劝退多不也是在救人吗？别人的孩子表现好不也是在证实法吗？可自己由于嫉妒心作祟，就是不想见到这些。

现在很为过去的思想感觉汗颜和忏悔，下决心一定要根除嫉妒心，现在意识到，心里应该是盼着别人的事情做多、做好，比自己做的更好，这样想才是顺应了救度众生而不是干扰救度众生。

争斗心导致的干扰

我曾在一个项目中，感觉协调人的一些做法不合理，反复沟通也无效，因此就产生严重的争斗心和不满，与有同样看法的同修私下里抱怨协调人如何党文化，如何听不进意见等等。

后来认识到，其实这样的心态和做法也干扰到了项目，使得协调人的精力消耗在内部矛盾中，而不是用在救度众生的事情上。家人当时也说，我加入这个项目初衷是为了贡献点力量，可事实上没帮上啥忙，反倒像在干扰。

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讲：“到现在啊，还有一些学员互相之间在配合上非常差。不只是一般的差，甚至是拆台。我告诉你，不管什么心，只要是大法弟子的项目或者是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情，你起了拆台的作用，你就起了魔的作用。不管你觉的我是大法弟子、我也做了很多事情，可是那些旧势力一笔一笔的帐在给你记。”

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三》〈二零一五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前些年我最操心的是，迫害很严重，很多人还不能够在大法的项目中互相配合好。很多事情在你们的争论中把事情搅黄了，很多事情都被邪恶的因素利用着你们很强的那种争强的心给搅黄了。”

我认识到，要想不干扰、不搅黄、不拆台，正确的心态就是配合，而不是争理和强调自己，哪怕认为自己的道理是对的，也要服从协调人而不是去争对错。我自己争斗心的背后，还有一种希望畅所欲言的心，而不会服从和配合，其实是把自己的感受和情绪看重了，而把项目、救人看轻了。没有以大局为重，无意中起到搅局的作用还不自知。

看不惯人导致的干扰

我看不惯人的思想也很严重，现在越来越意识到这种心

就怎么做，但是具体指的是那件事我当时想不明白。

后来有一天突然明白，其实就是指的利用法律反迫害这件事，迫害初期我从法理上去悟到该做，但是我不够信师信法，一直犹豫做不做，等我想做的时候，也是看到别人做我才想做，那个时候我已经被非法通缉不能直接做了。

过几天做了第二个梦，梦中在考试，第一场考试我完全照抄别人的，第二场考试，旁边的人让我抄他的，我说我要自己做。

我知道，以前我喜欢看别人怎么做自己怎么做，现在我知道，修炼没有榜样没有参照，看似一样的事情背后都有个人的因素在里面，我得走自己的路，我也在走自己的路。

七、结尾

利用法律反迫害这条路我们还在往前走，从表面上看，除了邪恶没再来骚扰，我们做的一切暂时还看不到更大的效果。我依然被非法通缉着，我的家人的控告依然被各方面推诿着，但是我们的心态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家人们从回避邪恶的上门骚扰，不敢接电话，到主动打电话给分局找案件负责人使得参与迫害的主要负责人们不敢接电话，不敢对我们的申请做出回应。我不再因为发生在自己身上的迫害而不能接受，也不再因为放不下的名利情而痛苦而自怜自艾，我觉的自己已经不在魔难之中了，我与那些参与迫害的警察只是救度与被救度的关系了。所发生的种种，只是为我反迫害救众生搭建的平台。我的家人们也不再因为这件事而愁眉苦脸而忐忑不安，他们也能坦然面对并开始决定要精進要走出人来。我也悟到，利用法律反迫害其实已经是一个大的天象变化，我成了这个天象变化中的一份子，那么按照这个天象变化去动，就是圆容好师父要的。

感恩师父选择我成为大法弟子并一路拽着我往上提高，

抓了等等等等。在种种压力与干扰下，家人同修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的向前走着。我的心也被这件事一直牵动着，怕心、情、求结果的心等等执著心不停往出返，然后一层一层的消除。

后来，家人给检察院及其它单位都打了电话，结果都是推诿。后来我们又在网上举报控告信访了。每一次打电话之后，等到我和家人同修见面时再听录音，再去问公义论坛的同修怎么做，再根据回复告诉家人同修如何应对，所以把整件事情的周期拖到很长，打了一个电话也许要等一两周才再打第二遍电话，开始时我的急躁心出来了，然后使事情拖的更久。后来我意识到，做这件事不能只看我的状态而不考虑家人同修的感受与状态，在幕后与在第一线直接面对的压力是不一样的，这样久的等待缓冲时间正好能让家人同修好好学法调整。渐渐的，我明白了，这是一条很长的路，在这条路上，我们只用向前走，不要想路的尽头在何方，哪里出现问题，可能就要提高心性了，哪里出现推诿，哪里就需要讲真相，再推诿就往上一级反映控告，整件事就是这样持之以恒的做，不能再追求结果，不能被世间的表现所带动。

六、得走自己的路

在和家人配合利用法律反迫害后的这段时间，我做过两个梦。

第一个梦，梦境中我在商店里买东西，可是商店里的东西有真货也有假货，我分不清真假不知道买什么，我看到了师父，意念中说师父买什么我就买什么，可是等师父买东西出去了，我站在师父买的那款商品前左犹豫右犹豫，最终还是没有买，我出门后看到同修在用师父买的那款商品，她说很好用，我就返回去买，结果人家不卖给我了。梦醒后我知道是点化我没有信师信法，反而更喜欢看同修怎么做自己

的危害很大。

我一直觉得，有的同修人心重，有的爱争强，有的虚荣，有的太高傲，等等，我心里抵触这些同修，他们如果把事情做出成绩，我就觉得做事代替不了修炼，不以为然；而如果他们遇到魔难，我就觉得这就是不实修的后果，我早知会这样，然后冷眼旁观甚至带有幸灾乐祸的心态。

师父在《二零零三年元宵节讲法》中讲：“它们就搞这个东西，就是它们把个人修炼看的重于证实法。而且呢，在当前正法这个急需大法弟子救度众生的时候它们搞这些，它不是破坏吗？一个大法弟子在世可以救度多少生命啊！这不就是干坏事吗？”

我认识到，我的那种心就是旧势力安排的，对自己看不惯的同修，宁可看到他们遭受魔难也不认可他们以及他们做出的成绩。我曾与一个同修切磋时，彼此谈到了一些同修遭受严重魔难的事，谈到某某过去怎样人心重，排挤了谁、打压了谁，后来病业的状况怎么惨，我们当时都觉得这就是人心重的后果和报应，谁让他们当初伤害了那么多同修呢？

从新思考后，我发现，当初那种思维完全与旧势力如出一辙，与师父的慈悲相反。旧势力就是看到人心就会设难、修理，就是不让你过，就是这种绝对化的极端思维，恨不得把有人心的都淘汰掉，才不考虑对救度众生有什么影响呢。旧势力心狠手辣，不会善解，不会慈悲，修炼人不达到他们的标准就对人不善罢甘休。

我得跳出这种思维，对同修就是慈悲，不带人心和观念去看，去掉自己的情绪和喜好，这样才不会在思想里干扰到同修，以至于干扰到同修做的救度众生的事。

私心的干扰

我还认识到，一切执著心都会干扰救度众生，根子就是

私心，这颗私心就希望自己好，私心本质上是只关心自己而不关心众生的。要救度众生，就要去掉私心，生出慈悲心和善心，最终达到无私无我的境界。

为了让常人接受真相，我会刻意表现善，展现出高姿态，但是往往无法长久，都是短暂的，带有目的心的，自己的真实心性在长期相处中会自然流露。当我和常人相处时，因为私心，就会有各种执著心，比如争斗、看不起人等，就会与人有间隔，而这种间隔其实也阻碍着对方真正接受大法。这是非常严肃的问题。执著心其实不是个小问题，直接会影响救度众生的效果。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心态慈悲善良的同修，他们周围的人很多都得法了，或者对大法和真相非常认可，而人心重的同修，很多还长期陷在家庭矛盾中，自然会影响到周围人对大法的接受程度。

我意识到，修炼人不能为了达到目的而表现善，而是应该修得常怀善念。最近，当我不抱目的心而善待他人时，面对与自己不相关的、也没机会讲真相的人，面对微不足道的小事儿，我克服了急躁、怕麻烦、算计得失的心等等，尽量善心待人、不求回报，我相信另外空间会有很大不同，虽然在这个空间没发生什么。因为这是我真心向善的开端，和过去为达到目的而表现善完全不同，我相信，心态的转变会带来自身空间场的变化。

结语

从法中我理解到，旧势力就是因为私心不去而妒嫉大法弟子，给弟子们设难、迫害，还觉得是在帮忙，我还理解到，旧势力的罪很大，主要一点也是因为其安排干扰了救度众生，使得无数众生无法得救。

所以我们千万不能把思维陷在旧势力设的陷阱里，要跳出这个陷阱，用大法来归正自己的思维。当人心和念头浮现

前例的疯狂上门骚扰电话骚扰，我们知道当我们决定做这件事情开始，功能就打出去了，触动了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所以才表现的如此疯狂，文书签收后，一切骚扰戛然而止。同时我也注重在明慧网上曝光此事，曾经我在明慧网曝光邪恶上门骚扰，第二天街道办就因为这件事找上门来，所以对这次更详细的曝光我有了顾虑，后来意识到也是怕心，还是决定曝光，曝光后没有出现骚扰。

大约签收一周后，没有任何动静，我和家人同修见面了，我们决定按计划走下一步，挨个打电话，让分局撤案，让检察院受理我们的控告状，让监察委监督。

当家人同修给派出所打电话要与案件负责人沟通时，派出所应付了会后挂断电话，不一会儿村干部就上门骚扰，问我的家人还在炼法轮功么，家人同修问他们有什么事情，他们没说什么就走了。

但是这次的骚扰给家人造成很大的心理压力，他的怕心也往出返，其它的电话不敢打了，学法发正念都静不下来。后来我们又见面了，经过向内找，因为他们停止骚扰我起了点欢喜心，觉的震慑住了邪恶他们不敢来骚扰。再经过分析，为什么不是分局上门找，不是派出所上门找，而是村干部上门找呢？说明文书对他们有震慑作用，他们不敢直接干坏事，而是一层指使着一层，既然村干部上门找，那我们需要找到村干部讲真相。

过了几天，家人同修带着控告状等文书找到那天上门骚扰的村干部，告诉他们事情的原委，让他们明白迫害法轮功是那些警察在违法。村干部告知是派出所让他们做的，随即表示，他们只是走个形式。

村干部的正确态度让家人对此事增加信心。在这个过程中，不少人在家人同修面前说些消极的话，什么不要把事情闹那么大，你告不过他的，有的还说你控告他小心他把你也

有网络，我可以随时向公义论坛的同修请教。

一切准备就绪，下一步就是邮寄了，我准备在邮寄的前一天离开去 B 同修那里。

由于要寄的家数很多，怕邮局要检查内容，家人同修提前去邮局要文件封，想在家里封好再去邮寄，被邮局拒绝，还说一定要检查内容才能邮寄。其实这是冲着我们的怕心来的，但是我们俩商量着说，到时候邮局要检查就检查吧，本来文书写出来就是让人看的。

当天晚上，警察又找上门来，向家人要人，要家人找到我。我在他们进门出去。突如其来的骚扰让我和家人都无比后怕。我的空间场被怕心及各种负面思维充斥着，并开始动摇是否应该要继续利用法律反迫害。后来师父点化我“不感受”这些，没有谁能真正动的了我，很快我的心平静下来，决定按计划做我在第二天离开。

第二天，准备离开的前一小时，之前我流离失所时为我提供住处的同修托人送钥匙给我，说如果我想过去就过去。仿佛又回到了一年前，又面临同样的抉择，准备寄文书时邪恶骚扰，这一次，我是依旧选择回避还是继续做我认为该做的。如果去那边，我和家人就断了联系，即使文书寄出去了，后续还有一堆事情要做，目前所做的事必须我们一起配合做才行。考虑再三后，我和家人决定我还是先去 B 同修那里，把该做的做完，至于后面的事情走一步看一步。

我离开后，家人去邮局邮寄文书，第一天是周末邮局不开门，第二天正准备邮寄邮局突然停电，等家人从邮局回来后，又听说有警车停在路口向别人打听我。顶着巨大的压力，家人同修加强发正念到第三天才把文书寄出去了，邮局的人听说要邮寄法律文书及控告状很热心的帮忙把所有手续都办好了，并很快都签收了。

从我们决定开始做这件事到文书发出去之前，邪恶史无

时，不妨想想，如果顺着这个念头下去，是不是会无意中起到“干扰救度众生”的负面作用？

师父在《精進要旨三》〈越最后越精進〉中讲：“人的执著，干扰证实法、救度众生的观念，都是必须去除的。”

一点分享，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走出魔难，利用法律反迫害

穹霄

回首这几年走过的路，从遭受迫害，到流离失所遭非法通缉，到与家人配合利用法律反迫害，自己仿佛度过了一段艰难时期。在这个过程中，剥离人心前的依依不舍，放下执著前的剜心透骨，邪恶疯狂骚扰时的心惊胆颤，走出人前的迷茫无助，都如炼丹炉外的熊熊大火，熔炼着我。从想利用法律反迫害到实践，我们用了一年半的时间。当初觉得千难万难的事，终究一步步在做，当初觉得不可能的事，终究一点点在突破，当初觉得遥不可及的道路，终究在一步一步的往前走，现在才明白，这就是师父给我安排的走出人走向神的道路。

一、遭迫害，正念不足流离失所

几年前，我遭非法抄家绑架行政拘留后，因被看守所拒收后被“取保候审”。从拘留所回来后，我仿佛被一团浓浓的物质包裹住，怕心不停的往外翻，当一个人处于被抄家的房子中，风吹动门的声音都让我的心突突的跳。晚上总是做噩梦自己被抓，身体疼痛又仿佛在冰窖中总是感觉冷。而且总是发困，困到一闭眼自己就什么都知道了。

我知道此时要做的是静心学法发正念找漏否定旧势力的安排，但是我的心静不下来，当时又处于新年时期，被各种琐事干扰的我精疲力尽又无力挣脱。我知道我需要利用法律

反迫害，回家后我很快联系了公义论坛的同修，公义论坛的同修给了很详细的建议，让我申请行政复议同时递交信息公开申请，并向相关单位递交《刑事控告状》《解除取保候审撤案申请》等等相关文书，同时也要向办案人员讲清真相。

我挤时间看着《法律反迫害手册》并准备着相关的法律文书，怕心使我犹豫着是否要走利用法律反迫害的路，侥幸心使我期待着说不定一年后就没事了，依赖心使我询问同修的意见并希望有个整体来帮助我。由于利用法律反迫害在我们当地还没有人实践成功过，大家大多对此多有顾虑，正当我准备好文书下一步就邮寄时，国保人员打电话让我去做笔录，在怕心的驱使下，我没有去，并离开了家，流离失所了。

二、有漏在大法中归正，否定旧势力安排

我流离失所到另一个地方，当地的同修给我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环境使我可以静心的学法发正念找漏，同时从法理上开导我鼓励我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

但是，刚刚开始的时候，我的大脑仿佛被一层薄膜把我和大法间隔住，学法时感觉法进不了心，学法中途发个正念我就记不起来刚刚学到哪里了，大脑好像不受控制的胡思乱想，连自己都说不出来在想什么，身体如坠入冰窖中难以形容的冷，盘腿从腰部开始难以忍受的疼痛，种种不正确的状态让我不知所措又信心全无。我把自己遭受迫害把目前种种不适的状态都归咎于自己没好好修炼而更加自责自卑而钻入牛角尖中出不来。

在同修的鼓励和陪同下，不管多大干扰都坚持学法并整点就发正念，一天同修拿来经文《关于副元神一文引起的波动》给我看，当我看到师父讲：“其实一切不符合大法与大法弟子正念的都是旧势力参与造成的，包括自身不正的一切

是像一个修炼人一样，从法中去悟去修选定一条路持之以恒的走下去。

第三依赖心太重，我一直希望有一个整体能帮我一起做这件事情，如果能有一个整体固然不错，如果没有，修炼人自己要面对的事情终究会面对，别人是没法替自己做的。

第四用人情看待修炼，当初在派出所录口供时，打算无论如何零口供到底，但是当警察用家人威胁我，我怕牵连到家人就承认家里的东西都是我的，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就是等着我的这句口供才立的案。

在利用法律反迫害这件事上，我也依然用人情来衡量整件事。如果当初我没有选择流离失所，是可以以我自己的名义去做的，但是现在我被非法通缉，就不适合用我的名义去做了。因为我的家人曾经遭受过直接迫害，是上了邪党的黑名单的，我担心以家人的名义去做会遭到报复。我不想我自己遭迫害了还让家人遭迫害。完全用人心去看待这件事。

直到有一天，我想通了整件事情，家人同修要用自己的名义参与控告，用法律反迫害是师父给家人同修同时也是给我安排的一条反迫害救众生的路，这件事不是为了我个人解脱魔难而做，而是千千万万个救人项目中的一个，我被通缉不能直接做，我的家人同修六十多岁了法律相关知识一片空白不会做，那么我们相互配合好一起做才是圆容师父所要的。我们俩做不了的师父自然会有安排。

明白这些后，我和家人同修决定以他的名义我们两个配合一起做。

很快，打印机找到了，A同修偶然来我们家串门，我托他帮我借打印机，当天晚上他就把打印机借过来了。我尽快把文书等相关资料打印后把打印机还回去了（当然中间还出现插曲，打印机坏掉又找其它同修打印）。B同修愿意为我提供居住的地方，也愿意为我和家人同修传递消息，居住的地方

慢慢的我越来越消沉，不再想背法，安逸心慢慢起来，不想再面对迫害，不想流离失所，甚至寄托于邪党快点垮掉这样迫害就结束了。有一天发正念时，感觉自己被一个铁笼子罩住，我知道自己目前这种状态就是被旧势力束缚了，我得冲破它。

有一天，我突然记起，自己在派出所时，看到大多都是与我差不多同龄的年轻警察，无知的参与迫害，我在里面遇到的所有人，都不是那种邪恶不可救药之人，都是执行上级命令不知真相才参与这件事中来。自己心里很难受，突如其来的迫害让我不知道如何讲真相不知道如何救他们。当警察说我取保候审后面还要判刑时，我当时想着要回去看看如何讲真相救他们了。

原来是我发过愿要救他们，但是我为了自己的个人安危，怕被迫害，不愿面对，不愿兑现自己的愿，希望这件事能就此结束，所以他们才一次又一次的来找，表面上是骚扰，实质上是要我兑现自己的愿救他们啊。

五. 重重人心，重重阻碍

我知道，利用法律反迫害这条路是对的，为什么我想利用法律反迫害这件事做不了，是什么人心拦住了我？

第一做事的基点不纯，更多的是希望自己能够从磨难中解脱而不是利用法律反迫害救众生。这个基点更多的是为私的。

第二做事随大流，喜欢看别人怎么做自己就怎么做。公义论坛的同修觉的应该用法律反迫害，我就准备寄文书，周围的同修劝我理智行事，我就在寄东西的当口上流离失所。看到明慧网上有同修利用法律反迫害解除了取保候审，自己就开始想利用法律反迫害，看到明慧网上有同修利用法律反迫害遭报复自己就犹豫了。自己像一个墙头草两边倒，而不

因素，这就是为什么我把发正念作为大法弟子的三件大事之一来做。”时，脑子中阻碍我学法的薄膜瞬间掀开一般，当我再看法时，法能入心了。我的心境也豁然开朗起来。

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我每天主要就是炼功，背《转法轮》，系统的学各地讲法，发正念。很快，之前的种种不正确状态消失，我也找到了自己被迫害的原因，根本执著未放，名利情都未放下，还想出人头地还想奋斗，色欲心没去，过份的喜欢打扮买衣服，求安逸心未去炼功三天打鱼两天晒网，长时间的学法不入心发正念不重视等等等等，这样一找，才惊觉之前的漏太多太大才被旧势力钻了空子，造成巨大损失。

我知道自己不能再陷入常人式的自责之中，当时警察送我去看守所的路上，我发出来一念：“我有漏在大法中归正，我要随师父法正人间”，师父帮了我，使得看守所拒收。那么，现在我要思考的是，我如何在大法中归正我的漏，否定旧势力的安排以及我该如何做好以后的三件事，随师父法正人间。

流离失所一个月后我就想回家，我心中一直没有放下利用法律反迫害这件事，但是，当时临近中共的两会及下半年的二十大，自己依旧有怕心不敢突破，就没有回家。我留在当地，把《转法轮》背了几遍并力所能及的做点项目上的事情以及开始突破面对面讲真相，但是我依然觉的还有事情没做。

三、师父点化我回家

再过了大概半年之后，种种原因我不想在目前居住的地方居住了，当时并没有想到要回家，但是又找不到其它适合居住的地方，那几天心里总是被这件事牵动着。有一天我又在考虑今后如何生活居住的问题，想不明白后干脆拿起《转

法轮》背法，当时正在背第七讲杀生问题，当背到“也不能因为有蚊子，我们都得上外面找地方去住”（《转法轮》）时，一下子明白了，我应该回家去。

其实，在我刚刚流离失所出来时，师父就点化过我，我会回家去。当时因为陷入各种消沉自我否定中，担心这样弃保会被通缉会流离失所一辈子，那个时候我正在学《转法轮》第八讲“周天”，书中“她一想，我得回去呀，就又飘回来了。”（《转法轮》）这句话中的“我得回去呀”从书中出来了，浮现在我的眼前。当时我并不知道这是在点化我什么，还想着现在我能回到哪里去呢？后来才明白是让我回家。

所以我坚定了一念自己要回家去，至于我回去如何做会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不知道，我决定一步一步来，第一步先回去。

虽然如此，但是负面思维依然会不断涌现，明慧网上同修被“取保候审”后又被判刑的事件时常发生。我应该如何做呢？那种侥幸心理又冒出来，说不定取保候审一年后就没事了，干脆等一年之后再看看吧。

过两天参加集体学法时，学到“采气”那一章时，一棵植物当着另一棵植物的面被踩死了，另一棵植物见到踩死植物的学生就害怕，这个实验让我明白，旧势力利用中共发动这场迫害到处抓人判刑也是为了制造一种恐怖的场，让人害怕从而屈服于它。就像另一棵植物，它是否也会像那棵植物一样被踩死了，不一定，但是不一定会发生的事情为什么会让它害怕了，因为它觉的会被踩死。那么我的种种顾虑不是和另一棵植物一样吗？看到别人“取保候审”被判刑自己就害怕。最终，我回到了家中。

四、都是为了兑现自己的愿

回家后的感觉与坐在那里学法的感觉完全不一样。未回家之前坐在那里学法觉得邪恶什么也不是，谁也不能动了我。回到家中，怕心又开始往出返。听到外面有动静心就不稳，看到别人进来我家忘了关门我就起了怨恨心和怕心。甚至还幻想警察来了我应该从哪里跑……

我知道这个怕心就得在实践中去，每一次返出来我就排斥它，每一次看到门没关起不好的心时我就想真正起作用的是另外空间的门，门外有护法，不该进来的谁也进不来。一次又一次，这个心魔的惶恐不安，当警察上门来骚扰时，我心中不稳想离开，结果听说之前待的地方因为疫情封了，我决定不走了。

渐渐的，那个怕心魔去了一层又一层，越来越弱，我的心也慢慢安定下来，但是接下来我该如何做呢？我这样躲在家里不能做任何事，这不还是在承受旧势力的迫害吗？

我想起利用法律反迫害，但是，家人都在外地上班，也不太支持，目前我又不适合直接去做。或许是因为我们都抱着侥幸心理觉的一年后就没事了，才不敢做。我求师父帮我，但是一直维持着现状，我没有找一找自己的心是哪里出了问题，才使得这件事推动不了，而是就这样拖着。

迫害发生一年后得知我被通缉了，但是我心中有很多疑问，为什么我感觉邪恶因素已经没有了，还会来骚扰，为什么我从法中悟到应该回来以为这件事结束了为什么还被通缉？为什么我想利用法律反迫害就是没办法做呢？

流离失所那段时间，凡是我有疑问不知道如何做时，师父都会通过各种方式点化我，那时感觉师父就在自己身边。甚至产生了依赖，有问题就想问师父希望师父点化，回家后，突然这种点化没有了，自己不知如何是好了。我忽视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修炼得自己悟着修，不能老拿师父作为拐棍。